

全本

金

瓶

梅

詞

話

蘭陵笑笑生撰

全本

金

瓶

梅

詞

話

叁

第三七回至五四回

第三十七回

馮媽媽說嫁韓氏女

西門慶包占王六兒

吳航輕舸更遲遲

別酒重斟惜醉携

滄海侵愁光蕩漾

亂山那恨色高低

君馳蕙楫情何極

我恣蘭干日向西

咫尺烟波幾多地

不須懷抱重萋萋

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。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。喝道而過。撞見馮媽媽。便教小廝叫住問他。爹說問你尋的那女子。怎樣的。如何不往宅裡回話去。那婆子兩步走到跟前。說這幾日。我雖是看了幾個女子。都是買肉的挑担兒的。怎好回你老人家話。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。就想不

起來十分人材。屬馬兒的。交新年十五歲。若不是老婆子。昨日打他門首過。他娘在門首請進我吃茶。我不得看見他哩。纔爭起頭兒。沒多幾日。戴着雲髻兒。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。纏得兩隻腳兒一些些。搽的濃濃的臉兒。又一點小小嘴兒。鬼精靈兒是的。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養的。小名叫做愛姐。休說俺每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。也愛的。不知怎麼樣的了。西門慶道你看這風媽媽子。我平白要他做什麼。家裡放着好少兒。實對你說了罷。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裡。大管家翟爹。要做二房圖生長。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了。管情不虧你。因問道是誰家的女子。問他討個庚帖兒來我瞧。馮媽媽道誰家的。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。遠不一千。近只在一磚。不是別人。是你家

開絨線的。韓夥計的女孩兒。你老人家要相看。等我和他老子說。討了帖兒來。約會下個日子。你只顧去就是了。西門慶分付道。既如此這般。就和他說。他若肯了。討了帖兒來。宅內回我話。那婆子應諾去了。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。忽見馮媽媽來回話。掣了帖兒。與西門慶瞧。上寫着韓氏女命。年十五歲。五月初五日子時生。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。對他老子說了。既是大爹可憐見。孩兒也是有造化的。姐只是家寒。沒辦備的。西門慶道。你對他說。不費他一絲兒東西。凡一應衣服首飾粧奩。廩櫃等件。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。還與他二十兩財禮。教他家止備女孩兒的鞋脚就是了。臨期還叫他老子。送他往東京去。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。翟管家要圖他生長。做娘子。難得他女兒。

生下一男半女。也不愁個大富貴。馮媽媽問道。他那里請問你老人家。幾時過去相看。好預備。西門慶道。既是他應允了。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。他那里再三有書來。要的急。就對他說。休教他預備什麼。我只吃鍾清茶。就起身。馮媽媽道。爺爺。你老人家上門兒。怪人家。就是雖不稀罕他的。也畧坐坐兒。夥計家。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。西門慶道。你就不是了。你不知我有事。馮媽媽道。既是恁的。等我和他說。一面先到韓道國家。對他渾家王六兒。一五一十。說了一遍。宅內老爹。看了你家孩子的帖兒。甚喜不盡。說來不教你這里。費一絲兒東西。一應粧奩陪送。都是宅內管。還與你二十兩銀子財禮。只教你家與孩兒。做些生。活鞋脚兒就是了。到明日。還教你官兒。送到那里。難得你家姐。

姐一年半載。有了喜事。你一家子。都是造化的了。不愁個大富貴。明日他老人家。衙門中散了。就過來相看。教你一些兒休預備。他也不坐。只吃一鍾茶。看了就起身。王六兒道。真個媽媽子休要說謊。馮媽媽道。你當家不恁的說。我來哄你不成。他好少事兒。家中人來人去。通不斷頭的。婦人聽言。安排了些酒食。與婆子吃了。打發去了。明日早來伺候。到晚韓道國來家。婦人與他商議已定。早起往高井上。叫了一担甜水。買了些好細菓仁。放在家中。還往舖子裡做買賣去了。丟下老婆在家。艷妝濃抹。打扮的喬模喬樣。洗手剔甲。揩抹盃盞乾淨。剝下菓仁。頻下好茶。等候西門慶來。馮媽媽先來攛掇。西門慶衙門中散了。到家換了便衣靖巾。騎馬帶眼紗。玳安琴童。兩個跟隨。逕來韓道國

家下馬進去。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了。良久。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。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。不轉睛只看婦人。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。玄色段紅比甲。玉色裙子。下邊顯着趨趨的兩隻腳兒。穿着老鴉段子。羊皮金雲頭鞋兒。生的長跳身材。紫膽色瓜子臉。描的水髻長長的。正是未知就里何如。先看他粧色油樣。但見

淹淹潤潤。不搽脂粉。自然體態妖嬈。嫵嫵娉娉。懶染鉛華。生定精神秀麗。兩彎眉畫遠山。一對眼如秋水。檀口輕開。勾引得狂蜂蝶亂。纖腰拘束。暗帶着月意風情。若非偷期崔氏女。定然聞瑟卓文君。

西門慶見見。心搖目蕩。不能定止。口中不說。心內暗道。原來韓



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。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。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。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模樣。女兒有個不好的。婦人先拜見了。教他女兒愛姐。轉過來望上。向西門慶。花枝招颭。綉帶飄飄。也磕了四個頭。起來侍立在旁。老媽連忙拏茶上來。婦人取來。抹去盞上水漬。令他去遞上。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。這個女子。烏雲疊髻。粉黛盈腮。意態幽花。醖麗肥膚。嫩玉生香。便令玳安。攬包內。取出錦帕二方。金戒指四個。白銀二十兩。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。他娘忙將戒指。帶在女兒手上。朝上拜謝。回房去了。西門慶對婦人說。遲兩日。接你女孩兒住宅裡去。與他裁衣服。這些銀子。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。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。謝道。俺每頭頂腳踏。都是大爹的。孩子的

事。又教大爹費心。俺兩口兒。就殺身也難報。虧了大爹。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。西門慶問道。韓夥計不在家了。婦人道。他早晨說了話。就往舖子裡走了。明日教他往宅裡。與爹磕頭去。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。一口一聲。只是爹長爹短。就把心來感動了。臨出門上覆他。我去哩。婦人道。再坐坐。西門慶道。不坐了。于是竟出門。一直來家。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。月娘道。也是千里姻緣着線穿。既是韓夥計。這女孩兒好。也是俺每費心一場。西門慶道。明日接他來。住兩日兒。好與他裁衣服。我如今先拏十兩銀。替他打半副頭面簪釵之類。月娘道。及緊攢做去。正好後日。教他老子送去。咱這裡不着人去罷了。西門慶道。把舖子關兩日也罷。還着來保同去。就府內問聲。前日差去節級。送蔡駙

馬的禮。到也不曾。話休饒舌。過了兩日。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兒。他娘王氏買了禮。親送他來。進門與月娘大小衆人磕頭拜見。道生受。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每。擡舉孩兒。這等費心。俺兩口兒。知感不盡。先在月娘房擺茶。然後明間內管待。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陪坐。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綠潞紬。兩疋綿紬。和他做裏衣兒。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套織金紗段衣服。一件大紅粧花段子袍兒。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。晚夕回家去了。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嫁粧。描金箱籠。鑑粧鏡架。盒罐銅錫盆。淨桶火架等件。非止一日。都治辦完備。寫了一封書信。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。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名快手。又揀了兩名排軍。執袋弓箭隨身。來保韓道國雇了四

乘頭口，緊緊保定車輛，煖轎送上東京去了。不題。丟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，整哭了兩三日。一日西門慶無事，騎馬來獅子街房裏觀看馮媽媽來遞茶。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，說道：「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，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。」婆子連忙磕頭謝了。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，沒到他那邊走走。馮媽媽道：「老身那一日，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。他自從女兒去了，本等他家裡沒人，他娘母靠慣了他，整哭了兩三日。這兩日纔翫下些兒來了。」他又說孩子事多，累了爹，問我爹曾與了你些辛苦錢兒沒有。我便說他老人事忙，我連日宅裡也沒曾去。隨他老人家多少，與我些兒，我敢爭他。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，重重謝我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老子回來，已定有些東西，少不的謝你。」說了一回話，見

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。你閑了。到他那里取巧兒和他說。就說我上覆他。閑中我要他那里坐半日。看他意如何。肯也不肯。我明日還來討回話。那婆子掩口冷冷笑道。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。一鍬撇了個銀娃娃。還要尋他娘母兒哩。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。爹你還不知這婦人。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。排行叫六姐。屬蛇的。二十九歲了。雖是打扮的喬樣。倒沒見他輪身。你老人家明日准來。等我問他。討個話來回你。西門慶道。是了。說畢騎馬來家。婆子打發西門慶出門。做飯吃了。鎖了房門。慢慢來到牛皮巷婦人家。婦人開門。便讓進裏邊房里坐。道我昨日下了些麵。等你來吃。就不來了。婆子道。我可知要來哩。到人家。便就有

許多事掛住了腿子。動不得身。婦人道。剛纔做的熱騰騰的飯兒。炒麵。餛兒。你吃些。婆子道。老身纔吃的飯來。呼些茶罷。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。遞與他。看着婦人吃了飯。婦人道。你看我恁苦。有我那冤家。靠定了他。自從他去了。弄的這屋裡空落落的。件件的都看了我。弄的我鼻兒烏。嘴兒黑。相個人模樣。倒不如他死了。扯斷腸子罷了。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。你教我這心。怎麼放的下來。急切要見他。見也不能勾。說着眼駿駿的哭了。婆子道。說不得。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的。養女兒家冷清清。就是長一百歲。少不得也是人家的。你如今這等抱怨。到明日你家姐姐。到府裡脚硬。生下一男半女。你兩口子受用。就不說我老身了。婦人道。大人家的管生。三層大。兩層小。知道怎樣的。

等他的長俊了。我每不知在那里晒牙揸骨去了。婆子道。怎的恁般的說。你每姐姐。比那個不聰明伶俐。愁針指女工不會。各人裙帶衣食。你替他愁兩個一遞一口。說勾良久。看看說得入港。婆子道。我每說個傻話見你。家官兒不在。前後去的。恁空落落的。你晚夕一個人兒。不害怕麼。婦人道。你還說哩。都是我弄得我。肯晚夕來。和我做伴兒。婆子道。只怕我一時來不到。我保舉箇人兒來。與你做伴兒。你肯不肯。婦人問是誰。婆子掩口笑道。一客不煩二主。宅里大老爹。昨日到那邊房子里。如此這般對我說。見孩子去了。丟的你冷落。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。你怎麼說。這里無人。你若與凹上了。愁沒吃的穿的。用的。走上時到明日房子。也替你尋得一所。強如在這僻格刺子里。

婦人聽了，微笑說道：「他宅里神道相似的幾房娘子，他肯要俺這醜貨兒。」婆子道：「你怎的這般說？」自古道：「情人眼內出西施。」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，爹他好閑人兒，不留心在你時，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裡說，又與了一兩銀子。說前日孩子的事，累我落後沒人在根前話，就和我說，教我來對你說。你若肯時，他還等我回話去。典田賣地，你兩家願意，我莫非說謊不成？」婦人道：「既是下顧，明日請他過來。」如這里等候。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，坐了一回，千恩萬謝去了。到次日，西門慶來到，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。西門慶不勝欣喜，忙秤了一兩銀子，與馮媽媽拏去治辦酒菜。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，收拾房中乾淨，薰香設帳，預備下好茶好水，不一時，婆子拏籃子，買了許多雞魚，噴



飯菜蔬菓品來廚下替他安排端正。婦人洗手剔甲，又烙了一筋麵餅。明間內，指抹卓椅光鮮。西門慶約下午時分，便衣小帽，帶着眼紗，玳安棋童兩個小廝跟隨，逕到門首。下馬進去，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去。晚上來接，止留玳安一人答應。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。良久，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，說道：「前日打攪孩子，又累爹費心。一言難盡。西門慶道：「一時不到處，你兩口兒休抱怨。」婦人道：「一家兒莫大之恩，豈有抱怨之理。磕了四個頭。」馮媽媽擎上茶來，婦人遞了茶。見馬回去了。玳安把大門關了。婦人陪坐一回，讓進裏坐。房正面紙門兒，廂的炕床，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段剪貼的。張生遇鶯鶯，降花香的弔屏兒，上卓鑑粧鏡架，盒罐錫器家活堆滿。地下插着棒兒香。上面